

# 清末民初中國詩壇 (上)

易君左

## 前言

清末民初這一時期係指前清光緒末季透過宣統到民國十年左右這幾十年。在這一段時期內，中國許多有名的老詩人還存在，也就在這時，新詩運動勃然而起，產生了不少的新詩人，即白話詩人。我現在所寫的只限于我國傳統的詩歌及屬于這一典型的我國詩人。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有三不寫，三要寫。何謂三不寫？第一、那些沒落的「遺老型」詩人，不管他們詩做得怎樣好，那是時代的渣滓，我不會寫的。例如鄭孝胥，確是一位詩家，有許多詩人替他辯護，但我很抱歉，不打算寫他。第二、那些通敵賣國的「漢奸型」詩人，不管他們詩做得怎樣好，那是國家的罪人，我不會寫的。例如黃秋岳，也很能做詩，在他未做間諜前，何嘗不是一副詩人面目，後來就完全兩樣，我怎麼會寫這種人。第三、那些朝秦暮楚、今天捧甲、明天捧乙、捧甲就罵乙、捧乙就罵甲的詩人們，恕

不在我的筆尖上出現。例如章士釗、黃紹竑等，他們所做的詩詞都相當好，然而畢竟投了匪。這一類人可以裝上一個名字為「投機份子型」。以上三型人，有的是我父親的朋友，有的是我的朋友，但我決不能因私人的關係而隨便寫。

何謂三要寫？第一、我要寫有骨格、有氣節的詩人們的詩篇。古聖人對詩所下的定義，最好的有兩個：一、詩言志，二、思無邪。胡思亂想，無志可言，何能稱作詩人？所以我對於純潔篤實之士所寫的詩，多予引用。第二、我要寫有性靈、有風趣的詩人們的詩篇。儘管這些詩人沒有什麼滿腹的經綸和救國救民的壯志，可是他們是一個乾淨的影子，作品雖不一定能反映時代，却能表現個性和生活環境，也不失為介紹的對象。第三、關於以上兩類近代詩人的寫作的技巧與經歷的過程，我也打算作一個適當的報導。總之，我不願學前人的老套，像「點將錄」之類，我要從詩人的心靈深處和生活實際發掘他們作品的價值，估計他們在時代上所負擔的重量。不寫就算

了，要寫的話，一定要寫活生生的詩，不寫死板的詩；要使詩魂復活起來，不讓詩人沉沒下去。

因此，關於介紹清末民初中國詩壇，自然應該以輩份的高低和時代的先後為順序，為篇幅有限，謹先報導這一時期的名詩人代表者，其中有兩位是我的祖父和我的父親，目次如下：王闈運、易佩紳、陳寶琛、陳三立、樊增祥、易順鼎、康有為、梁啟超、羅惇齋、梁鼎芬、沈曾植、吳昌碩、程頌萬、趙熙、林紓等。

## 天開文運：王闈運

近人錢基博在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極推崇湘綺老人王闈運（壬秋），有一段說：「近來詩派大別為三宗：王闈運與鄧輔倫倡為古體，力追魏晉。輔倫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之上。曾照學于王鄧，述二人詩法曰：擬古而已。陳銳為闈運弟子，著寰碧齋論詩，稱曰：詩中之聖。章炳麟韻古格高，欲軼湘綺，其弟子黃侃，頗窺庾

鮑，皆屬此宗。」錢基博所說的近代中國詩三派：一是王闓運等的復古派，一是樊增祥、易順鼎等的中晚唐派，一是同光體的陳三立、鄭孝胥派。他的看法是大體不錯的。

以上名家中許多都是我的父執前輩，就中湘綺老人更是我的前輩的前輩，而且這些大詩人，差不多我都一看到，讀過他們的許多詩，連湘綺老人我也見過。

王闓運，可以說是一位開近代中國文運的大宗師。前清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在湖南湘潭誕生的時候，他父親夢見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名闓運，闓開音義相同。像我的父親和散原老人、樊山老人幾位大詩人，都是湘綺老人的後輩，湘綺老人對他們都非常關切。

湘綺老人早年有一事可垂風範：他中了咸豐癸丑科舉人，入京做肅順的幕僚，後來肅順被誅，他感懷知遇，賦詩言志：「當時意氣各無倫，願我曾爲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華新。」（八日寄南昌高心夔）而且把自己賣文的錢共數千金，送到肅順的家裡。

湘綺老人雖會做過國藩的幕僚，但並不愛會國藩的拘束，所撰「湘軍志」名著，秉筆直書，文辭高健，自比「史記」。又撰「獨行謠」絕句六十首，詠太平天國時期的故事，從金田舉事到金陵失敗，凡「湘軍志」所不能詳的，都在此詩附註中詳細記載，與其所作「圓明園」七古及「哀江南賦」等篇，被稱爲近代史詩的傑作。

爲什麼稱爲湘綺老人呢？是因爲他的學生們在長沙集資贖屋，名爲湘綺樓，而且編印他的詩

文爲「湘綺樓集」。湘綺樓原來是湘綺老人青年時期的住宅，前臨湘江，後倚定王臺，並沒有樓，後來才真有一層樓。他寫了一篇很長的紀事，引用古詩：「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說自己好爲文而不喜儒生，又賦詩以見悠然世外之致：「鶴唳華池邊，氣與空狀爽，平生志波海，低羽歸塵鞅。」

湘綺老人的詩，各體都高絕，自己最得意的是五古，力追漢魏，就在這一點也爲人稱道。張之洞對湘綺老人的五言古詩也非常佩服。其實，我覺得他的七律也很可愛，元音鏗鏘，直逼盛唐。例如「雪霽登玉皇頂」那首七言律詩：「黃河如線海如杯，表裏泱泱四面開。戰國會嫌天下小，登封常見聖人來。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練浮雲首重回。一片空明盡冰雪，便疑身在九瑤臺。」寫雪後登泰山絕頂遠眺的奇景，氣魄沈雄。

這位老詩人晚年流傳的韻話很多，如周媽之類人所盡知，他真有風趣，例如他在廣州討了一名「蠻女」還寄示朋友誇耀的說：「知君一事苦相羨，新得西施能負薪」，討一個能炊柴火的美女，可謂幽默矣。

我們要瞭解王闓運的詩品，先要看看他對於中國詩的超卓的見解。最能代表湘綺老人對於詩的批評的，是他的那篇名作：「詩法一首示黃生」，原文是：「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記物寓意，隨時成詠；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于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干，雖足以風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

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母亦以大言欺人，託于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于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于離騷，開合縱橫，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而途，非出于五言也。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增加。五絕七絕，乃真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真率，謝詩超艷。自此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績，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迺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導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同、劉義，推宕排闊，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及商隱）、溫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睞，縱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

，效法白傅，亦雅于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尚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既弱，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與明派，專事模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倫）乎！：此詩之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

于此，可見湘綺老人于詩推崇五言，于時贊賞有唐，于法主張「不失古格而出新意」，這是他評詩的概要，也是他作詩的主張。他對於兩位同時代同鄉的湖南詩人（魏源和鄧輔倫）說是三百年來的地靈人傑，而能兼此二人之長的就是他自己，但他又勸人家做詩不要學元遺山（好問）和湘綺樓。他說：「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而雜揉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文章是自己的好，詩也是自己的好，但要真的好才好。湘綺老人不是自己吹牛皮，而是有堅強的自信力。

大概說來，湘綺老人的五言古詩力追漢魏六朝，是一位完全復古派，正如石遺老人陳衍所說：「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不必其為湘綺之詩矣。」學古學到家也不過像古人，以湘綺之才，在創造上優有餘力，而定要復古，如五言必追踪杜甫的秦州諸作，似乎不必。可是有一點：他雖墨守古法，一成不變，但所作與時事有關者仍多，格調雖古，題材從新，這是一個特色。例如「獨行謠三十章贈示鄧輔倫」是傳誦一時之作，也是他得意之作，詩太長無法援引，古人五言中就

沒有一個有他這種偉大的魄力的。還有上述那首有名的「圓明園詞」，則是一篇寫時事的七言史詩。

在湘綺老人詩作中，我愛讀他的「發祁門雜詩二十二首」，是寄呈曾國藩的。祁門是我舊遊之地，讀了他的詩，使我悠然發思古之幽情。這二十二首五律也是有價值的史詩，敘述皖南經過太平天國的戰事後，地方如何凋敝，民生如何疾苦，非常真切而沉痛。現在選錄幾首以見一斑吧：

已作三年客，愁登萬里臺。異鄉驚落葉，斜日過空槐。霧濕旌旗歛，煙昏鼓吹開。獨慚携短劍，真爲看山來。

風樹晚蒼蒼，千家閉夕陽。雲低一水白，山上半城荒。魚米看貧婦，歸樵趁野航。亂離憑節制，稍喜見秋糧。

寇騎憑涇縣，潛軍渡績溪。蒼黃十營敗，風雨萬家啼。事後論形勝，愁來聽鼓鼙。新安聽猿處，惟見月淒淒。

有客歸湘上，荒村正晚秋。轉因無盜賊，祇是苦誅求。不謂東征餉，終爲父老憂。誰能同卜式，破產覓封侯？

至于湘綺老人最恭維的當代詩人鄧輔倫（湖南武岡人），他的詩，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這位鄧彌之先生的詩作，幾乎是全學選體。正因他們的復古色彩同樣濃厚，所以引爲同調，交相推許。試讀鄧輔倫的白香亭詩集，格調幾乎是千篇一律，其中一卷且完全是和陶（淵明）。我比較愛讀的是他的「和九日閒居」：

登高望九州，悠悠念浮生。良無彭祖術，聊慕日月名。絃辰自清曠，景氣澄暄明。池荷有霜艷，園蓼無秋聲。四座沂華觴，樂率逾千齡。滄溟日東逝，濛汜忽西傾。曉鳩一何悲，衆芳難爲榮。夜遊古所欲，迴戈徒餘情。吾謀適不用，屠龍復何成？

湘綺老人推崇的另一位爲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著有「古微堂詩鈔」，他的詩比鄧輔倫的使人比較容易接受，我愛讀其「嘉陵江中」一首：

夕與夕煙宿，晨共晨風發。鱗聲搖斷夢，榜人語殘月。棲禽淺崖起，宿霧前山合。遂令一葦水，森若彭蠡闊。方從中流轉，忽與孤嶼絕。稍稍辨岸樹，離離出江月。思歸曷忘鄉，江霞帶幽客。

惟首二句使我難以滿意：夕煙之夕字與晨風之晨字像是多餘的，是不是可以易以他字呢？

### 風格絕異隨園·易佩紳

我的祖父諱佩紳，字笏山，因著有「函樓詩鈔」、「函樓文鈔」等書，世稱函樓先生，是前清咸豐戊午舉人，歷官四川布政使、江蘇布政使。許多人都只知道先祖是清季的一位儒將和一位清官，很少知道他是一位詩人。先祖在陝西剿平捻匪後回湖南，駐節澧州，澧州有一位名士曾贈詩云：「百戰書生匹馬還，曾聞一劍獨當關，而今吾澧萬千戶，齊把萬金鑄笏山。」傳誦一時。

在陳衍的「石遺室詩話」名著上，有一段關於我祖父的記載如次：「易丈詩全學隨園，篇什

多亦相埒。如商于懷古云：秦禍不旋踵，循環亦何急，昔年楚人愚，武關實被執。轉盼楚亡秦，即從此闕入。入巫山峽云：天半懸一門，對舟遙拱揖，忽如兩龍爪，擎空攫舟入。遊青城山云：五里石作梯，梯上天師洞，洞中一何見？直請君入甕。皆逼肖者。」

但據我看來，先祖的詩，作風無一似隨園，決不是學袁枚（子才）。即如以上所舉諸詩，亦無一似隨園作品。隨園老人一派以性靈著稱，這是大家知道的。詩當然不能離性靈，但如果一味標榜性靈，往往失之輕浮而膚淺，如吃紅棗，一甜便了事，沒有青果的回味。先祖的詩，言志說理述史寫景者多，抒情比較少，這是由于先祖一生正直，癡鑽于古聖賢之學，旁及老莊釋氏甚深，成爲一代理學宗師，形之吟詠，自然受了性格與修養的影響，恰恰與性靈派的風格相反。

先祖與散原老人的父親陳右銘（寶箴）是最好的朋友，爲着世誼的濃厚，先父和散原老人陳三立，一樣情同手足。試讀先祖「道中寄懷陳右銘」一首：「陳子外不羈，中藏實端正，有時苦汶汶，胸懷爽且靜。顧此乃天資，非以云學行，若使終如斯，不免多疾病。前日與子別，長歌爲我贈，破涕作壯語，意氣何豪盛。獨念分手後，誰復相規諍？天難生一才，才與學難並。學深才益篤，乃與氣數競。丈夫自矜惜，骨力先剛勁。但使萬物歸，豈爲萬物勝？一節或不修，中已歇吾性。事業偶襲取，久大難堅定。年餘互講說，今日誰印證？腸逐車輪迴，反覆伸戒儆。天涯我知子，我言子能聽，無爲歎離索，萬里相呼應。」

。』  
像這類詩能在隨園詩集裡發現嗎？抒情不難，說理爲難，能在說理中抒情尤難。讀先祖詩，然後知說理也是詩的一大功用。

又如先祖的「論嵇叔夜」一詩裡，品評歷史人物有獨到的見解，而在言志說理述史的中間，蘊蓄着一種真摯深沉古樸的情懷，所以作品有最重的份量，去性靈的風格甚遠。如果一定要把先祖詩格比古，則其平易近白，簡勁似韓，風骨峻嶒又同老杜。至于寫景之詩，傳到我父則把它更發揚光大了。

但，石遺老人所舉幾句，已足窺函樓老人描寫大自然景物的技巧。譬如一件很平常的事：湖裡的水乾了，本來一片汪洋，變成了曲曲折折不像一面湖，怎樣去寫？詩是精粹的語言，先祖把極普通的現象描寫出來，便成一首好詩。如「湖因水涸而曲，略寫其狀」那首：「近帆來似去，遠岸送還迎。誰使山迴互？都由水變更。峯巒頻向背，洩盡疊縱橫。偶爾寧湖狀，聊堪喻世情。」不但善描乾涸了的湖，而且參透天人之理，結局悠然神往。

寫景之詩，難得清趣。先祖有兩首詩，參宋人的禪理，傳唐人的詩心，看似平常，實際功夫深遠。如「早春雨後園眺」一首：「水滿地塘兩岸遙，苔痕新漲舊痕消。殘紅漸落梅千點，嫩綠先舒柳數條。蝶隱花叢防雨濕，鴉盤樹頂任風搖。紛紛物態閒閒看，淺淺春光淡淡描。」又如「新秋晚興」一首：「少壯悲秋老不然，隨時領略靜中天。漸看落葉歸根好，始見羣花結果全。消」

夏享臺三伏後，晚涼風月二更前。餘情自笑難知足，貪戀清光不忍眠。」讀此二詩，但覺一片生機盎然。

遊山詩，我愛讀先祖的「自嶽廟至祝融峯道中」那首。我讀這首詩，就彷彿自己跟着他老人家登衡山，一步一趨的向最高峯爬，而心潮起伏的波動，也跟着這首詩的旋律與意境不能自抑，結果遂陪他老人家坐在登山的「道中」休息，詩休息人亦休息，才發現我實在是讀詩，並沒有遊山。

那首詩是：「五里越陂陀，十里近半山，泉石聲琅琅，仙樂非管絃。俯聽瑩心神，仰視窮路攀。香爐迎而起，氤氳翔紫煙，煙頂露祝融，縹緲虛此間。行行衆峯低，一徑通天關。紫蓋繞我足，天柱隨我肩，祝融眞面出，呼我升其巔。到此轉悲涼，忍獨超人寰，憑巖且坐息，絕境徐徐觀。」

先祖晚年隱居九江能仁寺旁。我幼年侍側，年紀太小，記憶模糊。他老人家常遊廬山，寫詩很多。一次，由九江府度吳章嶺至五老峯宿三峽橋，成一詩云：「彭蠡湖濱處處逢，羣山下幾千重，眼看日午湖中影，身在湖西天上峯。」覺得白樂天的草堂記，專美山北的香爐峯，恐怕那時因職守的關係（江州司馬），只在九江，沒有越境發見山南的五老峯，所以先祖有同白居易開玩笑的一首絕句：「匡廬奇秀甲天下，又道香爐甲衆峯，想是山南看未遍，只于山北記遊蹤。」老人妙句，風趣如環。